



讨孔风云



北京市仪表工业局
《讨孔风云》编写组

讨 孔 风 云

(故事新编)

北京市仪表工业局

《讨孔风云》编写组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九七五年·北京

封面、插图：于学俭

付 孔 興 云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·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〇三印刷厂印刷

字数100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5 $\frac{2}{3}$ 插页2

1975年8月北京第1版

1975年8月湖北第1次印刷

书号10019·2275

定价0.35元

前 言

这本历史上劳动人民反孔斗争的故事集，是我们仪表工业局的广大革命职工，在批林批孔运动中，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，积极参加斗争的一个成果。

“人民，只有人民，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。”两千多年来，我国劳动人民为反抗反动统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，曾经举行过无数次可歌可泣的武装斗争。在这些斗争中，劳动人民总是把推翻反动统治者的斗争与反孔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，向反动的孔孟之道展开猛烈的冲击。他们怀着强烈的阶级仇恨，捣孔庙、焚孔书，把反动统治阶级的“至圣先师”骂作“巧伪人”，把所谓儒家“经典”和什么“天命”、“仁义”、“忠恕”、“三纲五常”、“上智下愚”、“男尊女卑”等等之类，一概斥为“妖书邪说”。他们的斗争，打击了当时的反动统治阶级，动员和鼓舞了更多的群众投身于革命的洪流，从而推动了历史的前进。

历史上劳动人民虽然是反孔斗争的主力军，但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，他们不可能彻底战胜孔孟之道；只有用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才能胜利地完成这个任务。

50284/41 18

最近,毛主席发表了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,这对于反修防修,巩固无产阶级专政,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。我们要更加认真学习和落实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,批判修正主义,促进安定团结,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。

这本集子中的作品,绝大部分都是在一定史实的基础上,本着古为今用的原则加工创作的;有几篇则是根据民间传说改写的。参加编写和插图的同志,多数都是仪表工业局各基层单位工人理论小组的成员。由于我们水平有限,缺点一定不少,希望读者给以批评和指正。

北京市仪表工业局《讨孔风云》编写组

一九七五年三月

目 录

柳下跖痛斥孔老二	孙捍东(1)
风雷激荡大泽乡	顾学成(9)
陈胜怒斥腐儒	张燕妮(16)
砸碎锁链作巨人	白尔栋(24)
绿林军渐台斩王莽	王桂芬 刘 宏(32)
黄巾军智打孔霸天	刘国明(40)
长白山前知世郎	石新生(47)
冲天将军进长安	刘洪强(57)
红袄军火烧三桧	石新生(68)
方腊举旗争平等	王也竞(78)
捣毁孔庙开新天	黄大成(88)
李自成金县造反	金 征(99)
闯将飞兵捣皇陵	金 征(108)
洪秀全剑劈孔丘牌位	王玉栋(120)
洪秀全大闹甘王庙	王也竞(130)
洪宣娇征途逞英豪	徐长波(137)
天朝女兵杀清妖	潘铭彦(143)

太平军焚妖书李志学(152)

张老乐讨债刘 炬(160)

柳下跖痛斥孔老二

北京无线电仪器厂 孙 捍 东

两千五百多年前的春秋末期，奴隶社会正在土崩瓦解。

柳下跖率领的一支奴隶起义军，对各国的奴隶主贵族进行了东伐西征以后，来到泰山休整。一杆绣着斗大的“跖”字的造反大旗，正在迎风招展。

这一天，灿烂的阳光从松树林中透下来，映红了一块峥嵘的巨石和站在上面的一个中年大汉。大汉身佩一把长剑，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前方，一张饱经风霜的黑红脸膛，配上两道浓黑的剑眉，气宇轩昂，神采奕奕，威风凛凛。他姓展名雄，因为住在柳下地方，又率领着大批被叫作“跖”的赤脚奴隶起义，所以被人称作柳下跖。起义军战士都亲切地称他为展雄王。

前方广场上，战士们正在演练杀敌本领。有的是刀矛并举，你刺我挡，一个个越战越勇，闪闪的寒光犹如蛟龙闹海；有的是跃马弯弓，弓弦响处，一支支利箭飞向靶心。早春天气，寒气袭人，练兵场上却是热气腾腾。

这时，远远望去，山下的大路上，正蠕动着一个小黑点。小黑点逐渐移近、扩大，原来是几匹瘦马拉着一辆大车。车

上坐着三个人。中间是一个瘦瘦的干巴老头，但见他两手扶着横木，眼皮低垂，神态倦怠，尽管穿着宽袍大袖的礼服，挣扎着想正襟危坐，无奈身不由己，早已背驼腰弯，丑态毕露了。这人就是孔老二。右面是他的门生子贡；左前面赶车的是他的另一个得意门生颜回。车轮咯吱咯吱地发出单调的响声，三人的心里这时也是咯噔咯噔、七上八下地理不出个头绪来。

“老师，今天的事有把握吗？”子贡打破了沉寂，试探着问。

孔老二这回是受了鲁国奴隶主贵族的重托，要用游说来瓦解柳下跖这支奴隶起义的队伍，为礼坏乐崩的奴隶制度续命延年。这件事能不能办成，其实他自己心里也在打鼓，为了给自己和弟子们壮胆，他有意拉起长声说：“我以天命为钧杆，仁义为弦索，富贵为钓饵，还怕这条鱼不上钩吗？”

颜回一向是顺杆爬，讨好老师的，这时也接了话茬：“老师这些年来为恢复周礼，周游列国，劳苦奔波，已经有了不少经验，今天的事，准行！”

孔老二立即眉飞色舞。他想：说不定时来运转，自己临老忽然官运亨通起来。

“站住！”忽然前面路上跳出了两个大汉，两支明晃晃的长矛在车前横成了个“×”字。原来这是柳下跖起义部队派出的暗哨。

孔老二吓出了一身汗，刚才编织的一幅美妙画卷，仿佛被长矛戳得七零八碎了。

车停住了。

经过盘问，哨兵弄清是三个腐儒，便没好气地指定他们到山下的小木房里找人通报。

柳下跖听说孔老二前来求见，立即火冒三丈地对通报的人说：“这家伙不是鲁国的巧伪人吗？他一不耕田，但要吃好的；二不织布，但要穿绸着缎。满口尽是骗人的仁义道德，吹捧什么周文王、周武王，把那时的月亮也吹得特别圆，特别大。一天到晚招摇撞骗，迷惑读书人，专拍权贵们的马屁，一心想做大官发大财。他对咱们一向恨之入骨，现在跑到这儿干什么？你告诉他，赶快滚回去！要不，小心他的脑袋！”

通报人回来一五一十地照说了一遍。三个人仿佛给当头浇了一瓢冷水。但孔老二还不死心，一再恳求说：“我有十分重要的事情要面告展雄王，万望再次通融一下。”

通报人只得又去向柳下跖请示。柳下跖皱皱浓眉，略一沉吟后说：“那么你把他一个人带来见我！”

孔老二整了整衣冠，装得毕恭毕敬的样子，跟着通报人来到了柳下跖跟前。

柳下跖叉开两腿，手按宝剑，怒目圆睁，高声喝道：“孔丘，你来干什么？告诉你，我这儿可不是你摇唇鼓舌，播弄是非的地方。要是敢在我面前胡说八道，就宰了你！”

孔老二连忙叩头跪拜，完了才站起来伸出三个僵硬的指头，讨好地说：“我听说天下有三种美德：生得美好无双，魁梧高大，人人见了都要敬畏，这是上德；知识渊博，能博古



通今，明辨是非，这是中德；英勇善战，能聚众率兵，攻城夺地，这是下德。人们只要有其中一种美德，就可以在当今称王称霸。现在将军您兼有这三种美德，身高八尺二寸，容光焕发，两眼象明星，嘴唇象朱砂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柳下跖对这种虚情假意早已不耐烦了：“我长得怎么样，这是我自己事，不用你来花言巧语。象你这样当面说好话的人，最会背后下毒手，你口口声声骂我是‘盗跖’，是‘小人’，今天怎么又把我抬到你们那帮‘君子’、‘大人’的位置上去了呢？废话少说，你究竟是干什么来的？”

孔老二没想到一上来就会碰钉子。但他还是厚着脸皮，结结巴巴地把话说完：“我，我说将军您有这许多美德，却被人称为盗跖，我是替您害羞呀！将军如果能听从我的话，放下兵器，解散队伍，我可以为您出使到齐、鲁、宋、卫、晋、楚等国去，让这些国家的国君封将军为诸侯，给将军方圆几百里的土地，几万奴隶，安享富贵……”

“闭上你的臭嘴！”柳下跖这回更是火上加油，一脚踢翻了面前的矮桌，拔出寒光闪闪的宝剑：“你是找死还是怎么的？我展雄是你用高官厚禄能收买得了的吗？不要说当前各国诸侯，在我看来不过是几条蛆虫，就是你天天吹捧的周文王、周武王也是罪孽深重。我们奴隶种田的没饭吃，织布的没衣穿，造房的没屋住，就是因为奴隶主贵族喝我们血的缘故。我们造反是造定了的，不铲除你们这些吸血鬼决不甘心。不要说我生前要这样干，就是死后，也要在棺材里放上一把铜锤，以便碰上你所吹捧的那些先王时，可以砸烂他

们的脑袋。”

孔老二倒吸了一口冷气，感到眼前天摇地动。但这是个老奸巨滑的家伙，他定了定神，立时又换了一套词，“将军错了，仁者爱人嘛，何必动不动就干戈相见？克己复礼是最高的道德标准，一旦克己复礼，天下就可以归仁了。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，天下不是就太平无事了吗？望将军三思！”

柳下跖仰天大笑：“收起你这一套破烂吧。你这位仁者，什么时候爱过我们这些奴隶？前些年，郑国的奴隶主头子，镇压了奴隶起义以后，把奴隶们成千成百地拿来砍杀。你听到以后不是连声说：‘杀得好，杀得好，不这样杀，小人就会无法无天’吗？这也算是‘仁者爱人’吧！今天怎么忽然变成另一副腔调了呢？你要我们放下武器，听凭你们宰割，实话告诉你吧，办不到！你的仁义道德，克己复礼，君臣父子，全是为了要使奴隶主贵族千秋万代传下去，生怕他们绝了种。这一套东西，就象臭水沟里的死猪死狗一样，没有人见了不讨厌，不捂鼻子的了。你在鲁国两次被赶走，在齐国差点送掉狗命，卫国人讨厌你们，连你们走过的车辙都要铲平，在陈国和蔡国的野地里，当地人民围住你们，把你们饿得半死，难道还不证明你所鼓吹的那一套都是些背时的玩意吗？你竖起耳朵听听，我们的战士对仁义道德是怎么看的！”

柳下跖这一发话，排列在一旁的战士就高声回答：“为了消灭奴隶主贵族，我们要冲锋在前，这是我们的勇；退却

在后，这是我们的义；看清形势，掌握战机，这是我们的智；分配财物，平均合理，这是我们的仁。”

这声音就象响在晴空的霹雳，炸得孔老二六神无主，干瘪的两腿不住地抽搐。他心想：“这些强盗真是目无王法，难对付，连我的仁义都不灵了，看来只有用天命了。”于是他强打起精神，死皮赖脸地嘿嘿干笑几声，说：“将军真是英名盖世，我孔丘算是领教了。但是天命不可违。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得罪了天，必然要受到惩罚，将军与各国诸侯为敌，怕是天命所不容的吧！”

柳下跖双目炯炯地把孔老二瞪了一眼，随着把目光投向了一旁的战士。

战士们愤怒的斥责，立即象一支支利箭飞向了靶心：

“孔老二，你张口天命，闭口天命，这天命究竟在哪里？我们和奴隶主打仗，奴隶主总说天命注定他们会打胜，结果他们一个个全被我们打得关城门，钻土堡，闻风丧胆，这是怎么说？”

“孔老二，你天命长，天命短，自称受命于天，可是凄凄惶惶到列国奔走，不是受指骂，就是受围困，这又怎么解释呢？”

“孔老二，你左一个天命，右一个天命，动不动拿天命压我们，无非是想叫我们服服帖帖地做牛马，不起来造你们的反。你就死了这份心吧，我们跟定了展雄王，坚决和你们干到底！”

孔老二的脸色越来越变成死灰一样了。

柳下跖把手里的宝剑晃了晃，随着插进了剑鞘，冲着孔老二，声如洪钟般地说：“我本来一剑就可以把你劈成两半。现在且把你这条丧家狗留下，让别人也好见识见识你到底是是个什么样的玩意。现在你赶快给我滚！”

孔老二吓得浑身如筛糠，连忙跪在地上拜了又拜，连滚带爬地退了出去。

等在山下的子贡和颜回，见老师从山上跌跌撞撞地下来，慌忙迎了上去，一左一右地把他扶到了车前。孔老二拽了三次上车的绳子都没有拽住，最后被子贡、颜回硬塞进了车里。车轮慢慢地滚动了。孔老二在车里四肢发抖，两眼发直，脸色灰暗，直喘粗气。子贡、颜回知道情况不妙，但也没敢言语。

破马车载着这条奴隶主的丧家狗和他的两个得意弟子，车轮依然发出咯吱咯吱的单调响声，慢慢地消失在茫茫的原野里了。

风雷激荡大泽乡

北京无线电仪器厂 顾学成

公元前二〇九年七月，在安徽境内的一条路上，稀稀拉拉地走着九百多个衣衫褴褛的农民，他们是由秦二世胡亥从淮河流域征调到千里以外的渔阳去戍边的。

疲惫不堪的人群，顶着灼热的太阳，艰难地向前移动着，汗水雨点似地从一张张瘦削的脸上往下滴。两个骑着马的将尉，不时扬起手中的皮鞭向他们抽打着。队伍中不断传出呻吟和咒骂声。突然，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晕了过去，前后的人立即停止了行进。

“柱子，柱子，你醒醒！”一个身材高大，面目英俊的汉子一边焦急地呼唤着晕在地上的孩子，一边把自己葫芦里仅有的几口水送到他嘴里。这个汉子就是阳城（今河南方城）的雇农陈胜。

柱子喝了几口水，稍过了一会，舔了舔干裂的嘴唇，睁开了紧闭的双眼，感激地望着陈胜说：“陈大哥，一路上多亏你和吴广大哥照应，不然我早就没命了……”说着，两眼泉水似地涌出了泪水。

“柱子，咱们都是受苦的穷兄弟，你这么小小年纪就被

秦二世、赵高一伙抓来戍边……”陈胜紧握的拳头狠命地向下挥了一下。

“咳——咳——”这时由远而近传来一阵马的嘶鸣。众人抬头一看，将尉赵浑已勒马来到了跟前。他那皮球一样的圆脸上，瞪着一双狗眼，活象閻王殿里的一座凶神。

“你们这伙贼民磨蹭什么，还不给我快走！”赵浑翻身下马，咧开大嘴吼叫着。

“你没看见，人都快死了！”陈胜白了他一眼说。

“天生的贱骨头，快起来走！”赵浑见没有人动，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，挥起皮鞭就往柱子身上抽，嘴里还骂着：“死个把人有什么了不起！”

陈胜忙用自己的身子挡住了柱子，裸露的肩头立刻现出了一道殷红的鞭痕。

赵浑见陈胜护着柱子，又要举鞭抽来，一个个子不高但很结实的青年农民，立即上前抓住他的手腕，利剑一样的目光盯在他的脸上：“你给我把鞭子放下！”

猛虎般的吼声，吓得赵浑不由得哆嗦了一下。他定神一看是阳夏（今河南太康）雇农吴广，正要发作，见周围的人一齐围了上来，眼里都喷射着仇恨的火焰，他的手不由得软了下来，吼了一声“走！”骑上马就溜了。

吴广背起柱子，队伍又艰难地向前走去。

几天之后，这些衣衫褴褛的人来到了安徽宿县大泽乡，这时天空忽然乌云翻滚，电闪雷鸣，大雨瓢泼而下。两三天的功夫就江河横溢，田野淹没了，道路冲毁了，四处成了白